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七五

綫裝書局

欽定四庫全書

文毅集卷九

明 解縉 撰

記

私淑齋記

有唐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顏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
學志甚篤而堅守甚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索余記焉
君顧名思義希顏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記哉

孟子嘗舍顏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顏淵而學孟子無
乃戾乎曰否昔者王頃悅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
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以至於海沿而不止雖有
遲疾必至焉賢希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學孟子
以求至於顏淵孔子不難矣希顏力學堅固吾知擇善
廣矣今於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騖於泛遠而
工於切近也豈不真可謂為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知
愛之也愛而自私凡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盡其力

也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耳私人之管
絃音律以樂之凡天下之物可奉悅其身者萬方致之
以為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可否甚者至越禮犯分
皆自以為能奉其身而不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
聖人之道在人未遠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
采色而可以足耳目之欲非如文繡錦黻而可以華其
身也取之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有之而終莫之奪
也任意所私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昏夜水

火而人莫不與如穀種之生在我有餘而用之不窮也
其近且易而無禍如此人不是之私而惟求其遠且難
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不是之私而惟取其僥倖而
不可必得者吁此誠可為斯民長太息也希顏家田心
匡坐一室二十年餘傍無誼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
於今人者少而得於古之人者甚多味德道性命之言
如目擊古人考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以
驗之於今駸駸乎自源徂流非有極也是以飯疏自飽

而不顧人之膏粱縕袍自安而不顧人之文繡絕意於
榮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乎淵之拳
拳軻之自反豈不真知愛其身任所取肆意求而無禍
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與徵倖而不可必得者豈不賢
之遠歟余是以樂為之記也嗟乎孟子幼承三遷之教
長資參伋之徒遊梁適齊轍環千里之間其有得於見
聞之頃日進於聖必有覺其進如孔子之自言非但謙
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已得其傳為幸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斯時也中庸其作矣然豈有軻書之七篇著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人之澤自五世而萬世軻之功也希顏今得以端居一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矣茲非幸歟然以孟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有存者而凡載道之器又未火於秦也而孟子猶以為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渺乎無傳吾道惟一端而異端百家雜出

其間希顏而私淑也其可恃其幸而不思其不幸之大
歟誠非百倍其功千萬其能不可也何也聖人之喻道
也曰水哉水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淑艾之功豈苟
然哉艾之為治既有斬絕之義而淑之訓善亦有疏濯
澄汰之功江河淮濟映徹萬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纖塵
之可指其湛然澄瑩若是而後謂之清淑也潢汙行潦
其本非不清也渣滓未融而澄汰之功未至曾可謂之
淑也哉人之為善何以異此希顏於潢汙行潦也能不

凜然懼於江河淮濟也能不惕然勵乎善其身而於聖
賢似易而實難也而亦非在於高遠也其惟日新哉又
新哉要亦惟希賢而後可與發此論可為此記也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之所以作而請
記於余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
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峰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
飄然獨去迺之不見故以名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

鹿角峰其前行為平疇兩山對峙圓如覆釜曰金魚峰
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礮竿嶺東
南注之疊石為巖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
之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琴
筑然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
下及天文厯數靡不研究精密著五經辨疑厯法五行
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
而歎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盡

歸乎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為詩贈之稱學睡者
寓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始桑室茲山之麓
而題其額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
江范德機是為文白先生以厯法授習吉翁而習以天
文數學授臨川鍾朗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
川公又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
劉公同卒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詩有曰始我南山
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淵源秩然而

文川公不自以為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元末之亂
齋燬於兵後先從祖濟川公復闢館於茲以授學者洪
武中家君始為堂宇繕以周垣高明壯宏有加於前聚
書數千卷俾黼與弟誦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
公孟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維繼紹前烈未
幾而家君出仕為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叮嚀兄弟凜
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
余三復其詞而嘆焉余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

奇之不謂其能文能述祖也且自學睡翁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南麓一齋弦誦之聲相續不絕是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勉焉毋以俗學文詞自滿無患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修偉節所至著聲循良他日入為卿相歸休田里著書立言與功業益宏乃祖之風烈可期也余亦世家南山下忝為鄰曲異時亦得乞身

於朝與民服賢父子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

時敏齋記

怠荒學者之戒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如孔子猶敏以求之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輪輿斷削非敏不成攫獵馳驟非敏不獲文章政事非敏不傳不凝雖曲藝凡事猶是矧夫學聖人者哉堯兢兢舜業業皐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聖帝明王猶然也徵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敏又貴於時有如不

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急與荒中道之畫猶山溪之塞前功廢而徒敏也要而論之其一為燭明血氣之士功名歆艷其中忽焉企而赴之初心之發如火焰焰如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也然無浩然之氣鼓動其間未幾心力俱困漸而昏然已而喟然水為之涸火為之熄矣其一說詩書論禮樂似有慕於聖人之道者然歆艷之餘人欲間之則一飯思堯舜置匕筋而莊蹻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季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為學哉故學在敏

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惟學者之方也
可以一息怠荒間之哉余思平生無不當敏之時以力敏事
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成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
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焉未能能
其力也豈一朝一夕之敏求可至哉郭君某以時敏名其
齋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請因是說記
於壁冀朝夕相講切焉齋在居之西仰有山俯有泉左
石琴瑟書史麗足玩適余更以篤志於學進之堅其志